



18.

故事会

上海文化出版社

故事会

· 内 容 提 要 ·

这一辑共收六则故事。

《下乡求教》写一个生产大队的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解决生产中的问题；《红心铁臂创大业》反映了山东下丁家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坚韧不拔、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全家上台田》反映公社社员劳动的积极性；《豹子湾战斗》根据同名话剧改编，反映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在毛主席的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下，开展大生产运动，以保证革命胜利的斗争；“夜老虎”写中国工人为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而苦练过硬功夫；《夜袭通讯基地》是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故事。

《故事员园地》有两篇文章：一篇阐述故事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一篇介绍故事员结合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编讲革命故事的体会。

故事会

· 第十八辑 ·

编辑兼出版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78号

印刷者 上海新华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

故

事

会

第 一
十 九
八 六
輯 五
年
九
月

下乡求教 閻可华 創作(2)

紅心鉄臂創大业 . . . 下丁家大队創作組 創作(14)

全家上台田 徐維章 創作(37)

豹子灣战斗 呂燕华 編述(43)

“夜老虎” 郭文品 編述(67)
維 兵 整理

夜袭通訊基地 李鈞龙 編述(73)

故事員園地

故事創作漫談 洛 文(88)

带着階級感情讲故事 郭士哲(97)

• 李 亨 徐 进 封面图 •





下乡求教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故事——

河北省黄骅县 圖可华 創作

这天，天还不大亮，县农林局的技术员杜树清就赶紧起床，到苏集公社了解虫害情况去了。说巧也真巧，他的未婚妻苏秀芝，正好就住在公社所在地的苏集大队，而秀芝的父亲苏兴华又正好是苏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杜树清同秀芝在一起工作，他们相爱已经一年多了，可一直因

为工作忙，没捞到机会去看看这位未来的岳父。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偏偏他的这位老岳父是全公社有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他的支部工作搞得那么好，就是因为他有这把金钥匙，万事都按主席的话办。据秀芝说，他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十几年，碰到问题他就要向毛主席著作请教，最近连四大本《毛泽东选集》都读“飞”了。秀芝打算再给他买一部送去。

去年夏天，秀芝回过一次家，回县对杜树清说：“我爹问起你，说：‘那个小伙子学毛主席著作学得怎么样？’我说：‘人家还是学习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哩。’他说：‘好，不读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书，不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的人，可不能做我的女婿啊！’我说：‘爹，你放心吧，他比我学得好。’他说：‘好，好，哪天有机会，我跟他交流交流，向他学些门道。’他要向你学习呢！”杜树清知道，这是老人家的谦虚，可是，树清想要向他岳父苏兴华学习的愿望，从此变得更迫切了。昨天，局长还对他说：“这回就便可以去访访你岳父，向他讨教些学习主席著作的经验，回来给同志们说说，把我们机关里的学习再提高一步。”所以，向老人取经也就成了杜树清去苏集公社的一个任务。昨天他还特地去书店买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另外带了一些灭虫宣传品，又跟秀芝核对了一下她家的位置。今天一早，他就蹬车出县城来了。

苏集大队离县城有五六十里地，杜树清蹬车蹬了约

莫有两个多钟点才进苏集大队的地界。这时候正是阳春三月，路旁除掉一大片一大片碧绿的麦苗，就是一大片一大片蜡黄的油菜。说起油菜，苏集公社还是第一年种，也是靠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点和社员的干劲，这儿才有了一个棉粮如山、油菜似海的大好局面，谁见了都高兴。可是杜树清放眼看去，忽然看见一个人在地里猫着腰拨拉着油菜看。这时候怎么能这么拨拉它呢？碰掉了一朵花，就少结一个荚，那多可惜！杜树清就急忙跳下车走了过去。那个人见有人走来，也直起了腰。他四十七八岁的年纪，披着件青夹袄，光头顶在阳光下显得特别亮。

杜树清一走进油菜田，就发现有两棵死株歪躺在那里，叶子和黄花都变得软绵绵的了。眨眼之间，他又发现了不少这样的死株，这使他大吃一惊，也急忙弯下身去拨拉油菜花，还闻见一股六六六粉的味儿。一看地皮上，有一小片一小片的土被翻了起来，浮浮囊囊的，准是螻蛄这坏家伙在捣蛋，把油菜咬成这般模样。这时候，那个人已经走到杜树清跟前，杜树清没抬头就说：“大爷，这地里螻蛄太多了。你们不应当用六六六粉，要用一六〇五拌饵，锄一下埋进壟背的土里，保险药到病除！”那人一听却笑了起来，说：“同志，你怕没经过调查研究吧？怎么一上来就知道六六六粉不管用，非用一六〇五不可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拨弄了几天，还不敢说呢！”杜树清想，他这意思是在说我没经过调查研究就乱发言嘛！这明

摆着的是蜈蚣在作怪，是蜈蚣就不能用六六六粉，怎么说我没调查研究呢？就说：“这不是蜈蚣吗？得用一六〇五治。”那个人又笑笑说：“同志，这我已经调查研究过，是地老虎咬的，不是蜈蚣。因为没有好法治，我们用六六六粉试着治了一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嘛，试着试着总能找到治理地老虎的办法。”

杜树清听到这里，他的心立刻哆嗦了一下，暗想：这个人恐怕就是我的岳父苏兴华啦！你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这不都是毛主席著作里的话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里的一句话；“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是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这样写的。这位大爷正在照着做呢！可是，没等他想完，那个人又说了：“同志，地老虎这东西不好治，在地上喷药，在地下下毒饵都不行，用人来逮，这么大面积又办不到。眼看着这油菜，还有旁边地里的麦子被咬死，真是可恨呀！我曾经做过几次试验，地老虎怕水淹。可是，要在这么大的面积上浇一层浮水，那多不容易啊！水小了又不管用。”杜树清听得挺有味儿，赶紧问：“大爷，这块地能浇吗？沟里有水吗？”“得大水，水漫过地皮，至少得闷它两个钟头才行。前几天下雨，东边沟里还有点水。”“是吗？我先去调查一番，看东边沟里究竟有多少水？”

那个人听杜树清说要调查，就立刻带他来到东沟边。杜树清算了一下水量，说：“麦子还小，咬坏一点还不要

紧，先救这片油菜。这些水浇一遍不够，要在地中间打起一道垅，救起一半问题不大。”那个人却皱皱眉说：“问题不大？那到底是多大的问题呢？我们可不能打无把握的仗啊！我还是回去开个诸葛亮会，跟群众商量商量。”说着就走了。他才走了两步，忽然又回头问杜树清：“同志，你是农业技术员吧？”杜树清点了点头说：“您……是不是兴华大爷？”“什么？”“从您刚才的话音里，您对毛主席著作可真学得好，准是苏兴华大爷。我是……”这话还没说完，那个人就“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杜树清的肩膀说：“同志，论听毛主席的话，用毛主席的思想，我不过是兴华大哥的徒弟……我叫苏兴明，是第一生产队的队长。你到哪去呀？”“我到公社。”“喔喔，我把粪筐忘到那头啦！你是机械化，先走吧，我得靠11号（指两腿）。办完事到我队上去玩呀。”杜树清答应了一声，也就骑上车子走了。他一面骑车，一面在想：这大队学习毛主席著作可真不坏，我算是上了一



大课呐！如果这位大叔是我岳父的徒弟，那我岳父当然学得更好了。

这时候，在村边的麦田里，有一口黑花大猪，顺着麦壠撅着屁股哼啊哼地在拱麦子，把一尺来高的麦子拱得东倒西歪。一个背着背搭的社员只顾自己在走路，没管这件事。杜树清跳下車子，就去追那口猪。猪大概也知道干的不是好事，顺着麦壠撒腿就跑。杜树清想截住它狠狠地揍它两下子，让它记取拱麦子的教训，就从斜刺里赶去了。可是，没等他赶到，一个五十岁开外的老人拿着一张铁锹赶到，把铁锹往那口猪的屁股上一拍，猪就“嗷儿……”一声跑了。这人对那个背背搭的人不知说了句什么话，那个背背搭的人就走了回来。

老人对他说：“你怎么看着猪拱麦苗不管不问？”那人说：“支书，我心里正想着别的事，没顾得上管它。”杜树清听那人叫老人“支书”，想：他原来就是大队的支部书记呀！那他必定是兴华大爷了。正想招呼，支书却在严肃地对那个人说：“老宽，你怎么犯自由主义，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啦？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麦子是我们的命根子啊！”老宽说：“支书，这全怨干部管得不严，谁家的猪啃一口麦苗就罚十块钱，看谁家还敢把猪撒出来？”支书说：“你学的毛主席著作都就着饭吃下去没事儿啦？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光靠行政命令来解决，还得进行说服教育。这猪是寡妇明祥嫂的吧？她家劳



动力少，我们还得帮她解决一下猪圈不牢靠的问题。”

“对，以后我得好好注意。”那个人说完就走了。

杜树清在一旁听着，真钦佩老岳父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那个人一走，他又急着要招呼老人，可是，他还没开口，只听得老人说：“同志，你回头看看！”杜树清回头朝追猪的来路上一看，被他踢倒了一大络麦子。支书说：“同志，你看看，你这一赶，比猪拱坏的还多。”杜树清连连说：“对对，你老批评得对，我今后一定改正……”支书说：“你能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这很好……哎，我好象认识你，你不是县农林局的技术员吗？”“是啊。您不是兴华大爷吗？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可好！”那老人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说：“兴华大爷？你说的是苏兴华吗？他真把主席的著作学活了，跟他比，我给他提鞋也不一定能赶得上步！”

“您不是支书吗？”“支书？不不，我是大队长！”“刚才他怎么叫您支书呢？”那老人又是一阵大笑说：“他叫的是‘智叔’，不是‘支书’。我名字叫苏智。支书苏兴华大哥上公社去了。”杜树清知道又认错了人，心里怪不好意思的，说：“您不是兴华大爷也一样，我可向您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时候，一阵风突然把他那搁在路边的车子刮倒了，杜树清急忙顺着地边跑回去扶车，那老人也就走了。

杜树清来到苏集公社办公室，秘书刚接过他的介绍信，隔壁房间的电话就“叮令令”地响起来，秘书忙着接电话去了。这时候，屋里还有两个人正在说话。一个五十多岁，眉短眼亮，头发已经披着白霜，说起话来声音响得象打钟，笑起来震得屋子都动。另一个人是四十上下的年纪。杜树清在忙着把捆在车架上的东西解下来，可是一听，太高兴了！原来从他们的说话中知道，前一个就是自己的岳父苏支书，后一个叫顾向前。他们正在谈着地老虎的问题，挺有劲的，根本没注意到杜树清来。杜树清也不便马上去打断他们，只是留心地听着。

顾向前在说：“哎！我们田里的地老虎闹得也挺凶，可我围着地老虎转了三天，就没找到治的办法，只能对它干瞪眼。”苏支书说：“向前老弟，光转有什么用？毛主席教导我们：‘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想找到治地老虎的方法，你就得亲自治一治嘛。”“苏支书，我也不是不想亲自吃一吃，可就是事务缠

身蹲不下屁股。就说这三天吧，检查了两次农具，开了两次会，锄了两次地，赶了一趟集，写了三封信……咳，我就不能象你，挖来三十个地老虎，放在土坑里一个一个地试着治，办法也就来了。你就是比我强。”苏支书说：“我强啥！这还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教我的！抓工作得学会抓主要矛盾。我们要多打粮食，这时候的主要矛盾就是治虫问题，得把这问题狠狠抓住。其他的问题适当照顾一下，可以交给别人干的事就交给别人去干。”

杜树清听到顾向前说苏支书找到了治地老虎的办法，就把车子上解下来的东西往桌子上一放，急着问：“你们找到了治地老虎的方法？”苏支书看见桌上的那些书画，没回答杜树清的话，却拿起几本书来问：“这是什么？”“灭虫宣传品。”他俩又指着那个小方包问：“那是什么？”“四卷《毛泽东选集》。”“啊！从哪里买来的？”“从县里新华书店。”杜树清说着，就把包打开，四本崭新的《毛泽东选集》露了出来。苏支书小心地把书拿起来，象看见了宝贝似地说：“太好啦，太好啦，我那四本全‘飞’啦。我孩子他娘说我吃了，可一直捞不到闲空上县城，这儿供销社又刚卖缺。”杜树清多想说：“大爷，这书就是给您买来的呀。”可是，有了上两回把人认错了的经验，话到嘴边几回，都压了回去，其实还有错吗？苏集大队的支书，四本《毛泽东选集》都读“飞”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苏支书拍拍这四本书说：“这真是一部了不起的书

啊！不学他老人家的书，不听他老人家话的人，就不会成好工人、好社员、好战士、好干部！”他说着看了杜树清一眼问：“你是县里的？……县里学的劲头怎么样？”“劲头可大呢！”“好！你学得怎么样？”“我也学一点儿，还差劲。”苏支书说：“小伙子，我考考你，毛主席的哪一篇文章是谈论革命问题的呀？”杜树清回答得倒也快，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苏支书听了，“呵呵呵”地只顾笑。

这时候，秘书打完电话拿着杜树清给他的介绍信进来了。他们三个人都呆呆地看着苏支书，不知他这阵是对杜树清的回答满意还是不满意。秘书问：“他说的对不对呀？”苏支书止住笑，说：“小伙子学得挺熟，这很好。不过，这么回答兴许更全面，就是毛主席的著作，每一篇都是谈论的革命问题，都是革命的啊！”秘书拍着大腿说：“妙，妙！毛主席著作每一篇确实都是革命的啊！每一句每一字都得读透。”秘书又把话头一转，对苏支书说：“老苏，这位同志是来我们公社了解虫害情况的，我看就在你苏集大队先了解一下吧。”说着把介绍信递过去，又转过脸来要跟杜树清介绍。杜树清说：“我已经认识了，他是兴华大爷，名副其实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可是，真没料到苏支书听他这么一说，又“哈哈”大笑起来，说：“我不是兴华大爷。学习主席著作，我还是他徒弟的徒弟呢！从他那里，我学习到的东西可真不少！”秘书这才介绍说：“他是副支书，叫苏建才。支书苏兴华同志一早来过这儿，

公社党委叫他参加盘山公社举行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去了，过两三天才能回来。”杜树清又把人认错了。他明天就要回县城去，这次又见不到他的岳父苏兴华了，但是，杜树清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一路上遇见了苏集大队的生产队长和大队长，还见到了副支书苏建才，他们都向他传授了不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好经验。所以，他把虫害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就急着回县城向局长汇报去了，并且暗下决心，要把自己的学习大大地提高一步，真正做到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边学边用、急用先学，使毛主席的思想真正贯彻到自己的一切行动上去。他还请副支书苏建才把那部新买的《毛泽东选集》转交给苏兴华，希望兴华大爷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赵宏本 插图

~~~~~

## 附 記

这几年来，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成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伟大动力。在农村，也毫不例外。这也就成为革命故事迫切需要反映的重要题材。《下乡求教》由于生动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因而是一篇好故事。

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农业技术员杜树清。他带了了解虫害情况的任务下乡，同时要向他那不相识的岳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

积极分子取经。他一路上遇见了三个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队干部，很象他的岳父，却都不是他的岳父。最后，他还是没遇见岳父，这不要紧，因为他已经从那三个农民身上看到了农村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特别是学到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方法。故事通过这种手法，没有让大家看到杜树清所要求教的苏兴华，却让大家看到了三个学习积极分子，更看到许许多多并未在故事中出现的学习积极分子，从而把农村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刻画了出来，而并未与大家见面的苏兴华的形象，也变得更为高大了。

讲这个故事，最重要的还是感情，只有自己也在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迫切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人，才能精神饱满地去讲这个故事，才能真正把故事讲好，讲得既真切又自然。杜树清的岳父——苏兴华的特征要一开始就交代得很清楚：一是老农；二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三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把《毛泽东选集》都读“飞”了。几个老农跟杜树清对话的语气要注意，不要生硬地教训人，不要骄傲。杜树清的三次误会，每次都有它的特点，不是简单的重复。每次误会都要处理得很自然。

最后，希望农村广大故事员和业余作者创作出更好更多的反映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故事来。（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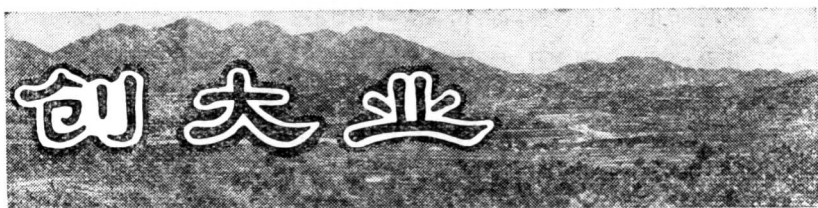
# 紅心铁臂

## 一、引 子

山东省黄县有个下丁家大队。这个大队并不出产铁，人也不姓铁，可称得起“铁”的人就多啦，铁人、铁手、铁臂、铁腿、铁队长、铁姑娘……都是铁字当头。十多年来，他们有共产党的领导，单凭那一根镢，一根镐，一双手，两个肩膀，就敢跟老天爷宣战，向穷山恶水开火，修起了许多水库、塘坝，筑起了许多渠道和满坡满山的良田，做到要水有水，要粮有粮，为山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立下了汗马功劳。

下丁家大队原是个穷山沟，圈子村、口子村、大吕家村、范家村等八个自然村正好被八座山团团围住。这些山呀，说一个“没苗山”的山名就能知道它们的底细。山上没苗没树的，什么都不长。还有一座“莱山”，当地人也叫它“懒山”。传说秦始皇在这里移山填海造过陆地。他手





山东省黄县大吕家公社下丁家大队创作组 创作

里拿着“神鞭”，上莱山想把山赶到海里去，可是，那条“神鞭”却已经被海龙王的闺女偷偷地换了一根假的。秦始皇“啪”地一鞭子抽下去，莱山被打出一条冈，一鞭子抽下去还是一条冈，山可没动。秦始皇“啪啪啪”地连抽了十八鞭，抽出了十八条冈，山还是一动不动，不肯下海。秦始皇赶不动了，只好心灰意懒地把鞭子一丢，叹气说：“唉，好懒的山啊！”这山也就给安上了一个懒名儿，叫“懒山”。这传说没根没据的，信不得，可它也多少能说出这座山的性质，在旧社会谁也啃不动它，怎么也成不了好地。因此，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在这儿流血流汗、压肩磨腿，也只开出了二千多亩砂石地，薄薄的一层泥土下面就是砂子和石头，还都是高低不平、鸡零狗碎的，有的才碗口那么大。别说没有水了，就是有水，浇上去也会象跑马一般地逃走，沾不上庄稼的根，收那么几块地瓜、几颗花生，还算是好年成哩！